# 談往録

談往錄序

蘇東坡有艾語鐵橋子有海語艾語以諧為才大而無所用海語以誇為志蓄而未有抒念則兩無也對語非客謝攝嘗何以濟磨此永晝傾觴盡醴羅憶往奚以開塞啓閒觴一日而幾事來懷則書之一事而情緒各別則分書之感舊而天人弗載則書之宣而今昔殊觀則又分書之者惡可

以懲戒將来則痛哭以書之宣美可以鼓掖後進則拜颺以書之書之而有疑於中也則闕之書之而有違於時也則再闕之書之而為札闥宏麻之辭也則闕之書之而為驅車鼠穴之說也則更闕之闕之又書之遂成帙

卿卿不覺夏去入秋来之以懸財後客有健談者我則有詈我不談者我則以此

帙贈之而已雖然非不言皆實畢竟事事歸空當年情境雷霆閃爍禍福剎那古人有言而今安在哉過墻粉蝶委地飛花矣宜以入世空談頭之

花村看行侍者題於月半楹窗

# 談往錄上卷

花村看行侍者

## 改元宜慎

國家以改元為重、然歷世無窮、美名有限、遂有前後相復之嫌、最可鄙者、晉惠六同漢號、一同吳號、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之永興、唐肅之上元、皆自同一代之號、乾德蜀號也、因宮人鑑背而始知、隆興

僞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然所當避者不止重復一節、如謚法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如陵名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蹈襲官名、如宣和乃契丹官門之名、徽欽至被見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最宜傳洽之士、如永樂乃前凉張重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隆慶乃金國官名、當時無一人記憶、何也、宋

太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語哉、又當詳考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火德不宜用水、則我朝土德、不宜用木、犯之有耗損元氣之嫌、又當察國姓、如周高祖姓宗文改元宣政、當時以為亡日是也、又當詳避國號、如唐禧宗改元廣明、當時以為唐去其口、而著黃家日月、後果為黃巢所簒、大率離合之讖、深微而難逃、最宜熟察、桓

玄改元大亨、議者云、一人二月了、果二月而乘輿反正、于江陵、齊後主改元隆化以爲降死、隨煬帝改元大業以爲大苦来齊顯祖改元天保、謂一人只十、果十年而終、宋徽宗改元宣和、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帝欽宗改元靖康、謂十二月、果周嵗爲金擄云、他若炎興應司馬之名、升平有不滿斗之謡、大定若數足而則天改之、昌宗乃

二日、而李議之、成為賀戈、羨為犬羊、享為享不成、而神宗避之、純熙旁作屯、而孝宗更之、泰昌亦二日也、而是年天啟繼之、崇禎山也、而壓於一宗之、首隆武乃降止也、一年而唐王即敗、國家興替有大數存焉、而建元議號、不可不祥慎也

門額兆讖

蘆溝之曉月、為畿輔八景之一、二百年來、貨財輻集、出入停駐、門闠區也、自崇禎殘祚、日漸凌夷、至八九年間、竟成瓦礫荒墟、建議者曰、南北咽喉、又東西遼曠、宜設兵以守橋、更築城以衛兵、於是當橋之北、繞磚運石、規里許為斗城、局制雖小、百雉墉墉屹然、大鍵闢矣、其創造營建、為丁丑年、

名拱北、設參將府、以撻抚、自朝之暮為榮趨赴任、為述職還朝、與夫商賈與販、驅馬車輿、悉貫中街、而驅馳、仰見覲京之門、題曰順治、祝民也、俯南之門、題曰永昌、祝國也、當日人情、初無驚異、殊特、以為新奇有創、初無駭目震耳、以休祥有別、不出幾年璇樓鳳閣、變為萑苻潢池、帶隨城殉永昌二字、李闖襲之改元、薙崇禎而并置之奇

矣、我　朝順治又大一統而定河山、進隆古而軼漢唐宋、與朋明先幾而為之讖者、寧不令人咋舌而三復也、今永昌之顧、雖以雄鑒、前明擊擧固憂思、兩題預識、不能為子孫修億萬載之宏謨、專代為繼周寫春王正月之編、數之奇、兆之先、默默彼蒼、視朝端碩畫、衆庶觀瞻、如盲聾爭、曾簡秘笈所載梁唐漢周五伐代時汴梁建業等處、小民

口語、矜尚一趙字、凡應答之間、必大殺曰

趙、當時疑訪致殺、趙運樞、一門、後見陳橋

兵變、方知為兩宋殺發祥也、今崇禎末年、京

師與兵兵下市廛口語、皆曰宋阿罩、後至李

闖賊破城、帝后並縊、竟以天下送之、李之

小字曰棗棗兒、訛言傳送阿罩者、以上殺讀

去殺也、寧非天乙默定、固趙知謠歌、非無

謂而發、

揭錢造鈔

明朝京師錢價、紋銀壹兩錢六百、其貴賤在零幾與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癸未、覓賣至王二千矣、夏秋間、王二千幾百矣、宣問由來、云私錢橫入過多、乃於九門特點御史、嚴察督理街坊錢梟、有鑄私錢一文笞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遣戍、四文斬首、其價頓遁、隆萬以來舊例多

一文亦斬、復勅工部設石舊臼鐵杵、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即刻搗碎、以滅其影、恨之也、九門搜簡、有挾入進城、必斬、小民買易存剩、勅令送入御史臺獎之、令至嚴也、曰設於門、杵懸於四、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拾錢之快腸、販商無觸網之痴棍、清對無聊、兩臺正務、各欲自幹巡方、乃出自己索買私錢搗之、辰出午飯、必欲

班役持錢四五千捻碓兩番、將碎錢銅末積於杵舊之間、為人觀看、匝月後、各舉報命云私錢收盡、額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責之詞、民間之錢價、下趨更甚也、凡賣換錢鋪、對面現付、必如欽限如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厰衛多人、曾有照常交易、擒去梟首、故耳、時有保舉生員蔣臣

處言錢鈔、固召對中左門、奏行同銅鈔、每
重斗斤、准當銀壹兩、帶以爲費、乃決意行
紙鈔、時有省臣條議、紙鈔有十便十妙之
說、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遠廣、三
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
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革銀匣匠
之奸偷、八曰杜盜藏之覆同、九曰錢不用
而用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法大行、民

閭貨買、若可不用銀、銀不用而專用鈔、致
下之銀、竟可盡入内帑、聖旨書允、並刻造
鈔、押令工部領取、儀制司所藏御會中式
硃墨二卷、與直省文宗科歲解部分擾試牘、
為鈔質之資、本限日搭廠、官選匠、計工、
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惡罪款、工部查二
祖時故則、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皮
也、產於遼東、有紙無皮、無從起工、乃令工

部召商、工部仍以庫洸為辭、正提議間、忽
報賊、決渡河、欲犯京師、乙之、此崇禎十六
年十二月中事也。
料臣遠議、一二襲取、三四實政、五六民
不欺、七八世無盜、九富十策、果大奇、

兩獄翻案

崇禎帝踐祚、壬午以後、光惡警報、司禮內閣、想不敢盡傳、帝亦負氣疾聲、滿目奸貪、盡人攜貳、曾見兩次廷獄、俱以怨恨悲泣、傾翻黼座、擇淚四宮、述之真堪浩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宜興周相回國歸里、西壹臺將拱宸、疏糾文選吳昌時、內閣周延儒朋黨為奸、七月二十五日帝御文華殿、親鞫

情事、宣取東廠錦衣衛全套刑具、前延儒
視師通州、題請隨朋各官兵科大方士亮、兵
部尹民興、背與審名、皆疏中所及也、昌時
受刑銅大夫折脛、通賄招權、一一承認、當見
氣絶、方止刑、乃吁延儒門客布衣董廷獻、
慭慭殺下詢、周延儒在閣日、得銀起用、為幾
人、為何人、曰不記也、時御几有緡紳一簿、
自上擲下、則福寧道施元微一葉向上、遂

指奏以福寧道施元徵是也、時遂縱騎南下、昌時醒回、亦撼拱辰曰、羅山大敗、皇上獲銀三千、往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兵部人又差護救官兵一千名、後兵銀俱無、隻影、南圖同隨征、亦仍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宸敗北、初交兵時、閒有失銀等事、後各將用命、仍復大捷、帝為震怒、恨殺高唱曰、那有敗而再捷之理、喊殺打司刑璫寺將

拱宸當頭一擊、官帽破裂、拱宸亦悶絶伏地、時帝憤恨氣塞、拍案嘆噫、推翻御案、迅甫回宮、跪審諸臣、罪案未定、錦衣堂官慮悉即覆審、登名繫獄、至十二月初七日五更、昌時棄市、延儒賜縊、董廷獻、與方士亮、尹民興、併後逮進施元徵、羈獄俟命、流賊破城後、各遂逮出、又本年九月、鳳督馬士英、奏解土堡鄉勇劉鞭子、擒獲李闖所遣起任僞官八

人、士英時留活口解京獻俘、帝欲親訊賊中情事於中左門、臨御讞決、先問何府縣人、民對以湖廣荊州府人居多、帝曰、荊州不破、何皆從賊、內萬姓者吭殺上言曰、荊州城池、舊年十二月失陷、今皆賊巢、帝驚詢、急問曰、惠王安在、王係親叔、時屢在念者、復應曰、先已走出、今不知何往、蓋張獻忠戕襄王于襄陽、楊嗣昌服金自盡、此十六年二月中事、荊州城中有極蜀宋至、為姓本王者、昌言獻賊必來、荊

州、必不能守、不如早出以全性命、竟先潜
逃、撫臣王永祚懲嗣昌之死、以其事啓惠
王、王亦即日出城、避入深山、山中人恐為
王故、賊兵搜入、迫之他往、乃登舟挽泊江
滸、有舊壘中竄上獻率剿州士帝大駭、頓
民、復陷之、南流下江、
足掩淚、哭失聲、推翻寨桌而進、竟忘為獻
停事矣、行刑各執事、以不得旨而散、賊官
八人仍繫獄、後警報日甚、大司寇不復題
請、明年三月十九日城破、獄釋、八賊官去、
冤李闖詐言前因、自成曰、崇禎帝、爾等之

大恩人也令梓宮在東墻、快去哭臨、復令兵押赴、有赴不拜哭者、囑咐殺之、內有一辛酉舉人、姓鄧、哭之極哀、賞焉、登帝廷、接聖語、皆大吉慶事、而乃施之刑割就戮之人、犯顛倒極矣、

兩朔無臣

建臣侍漏、侍天子也、仍恐天子早臨、先天子而（侍）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肅（奏振肅）而鐘鳴、鐘聲而聖駕登殿、靜鞭响矣、鞭响之刻、兩班文武、有容無息、有氣無聲、仰瞻殿陛、祗見千百紅袍、撒袖傳合（令）耳聽鴻臚肅晨（良）心驚、科道糾喝而已、惟癸未年正月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揆、武班止勳

臣、首揆面奏諸臣以坐門勞苦、起稍遲、又為鳴鐘舊例鐘鳴、東西長安門俱閉、令朝臣自嘗擁積在外、國目傳諭啓門、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來者）喘急神驚、作倉遑奔走狀、十少四五、勉成礼焉、首揆上揭云、政本息弛、以致群臣慢悞、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甲申年正月朔、聖駕更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鼓已絕、金吾啓

奏、朝臣不聞鐘鼓、以為聖駕未出、來者益
者益遲、今再鳴鐘、遠近聞之、回皆疾趨、乃
諭鳴鐘、扣且不歇、門永不閑、又久之、卒無
至者、乃欲先謁太廟、然後受朝、呼駕鑾輿、
時久一無所備、駕輿馬與立仗馬、納用幾
百、忙取長安門外朝臣坐來之馬、忍為驅
入端門備駕鑾輿、將登輦矣、司礼又恐外
入之馬不馴、有嚙踶之恐、奏止之、再傳諭

朝駕[賀]後、拜廟、仍陞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
長安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顏正視
也、文則直入武班、從嫡頭下、傴僂而入東
班、武亦直入文班、從嫡頭下、蹲俯而入西
班、以文寓多西城、武居俱東城之故、有
新科榜眼家之繩、其武之父名勳、召對稱
旨、寵任職方贊畫、品最高偉、為龜行而過
東班、成礼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不應陪

祭者焉以捺入。舉皆携手步歸。不祥極矣。不滿百日。北庭已讓自成。嶋鐘伐鼓改國改年。兩班文武。乃是擁簇不去。今日之辰星。視他日之彈冠。為懶為勤。為玩為慎。皆一人為之也。何二心若是。故詩曰。毋貳爾心。朝綱廢弛。至此已極。天下安得不壞。

兩讞兩朔。血性男子讀過。當為淚下而掩卷長嘆也。

## 地壇祖祭

壬午四月初行大社礼、方澤在城北(北)艮方、先一月掃除、十日前(位)置各當、凡簠簋籩豆、爵鼎彝、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罩、恐人指賊近染也、薰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往觀焉、至期稅樓房於東華門外北大街、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者、束(東)身登樓、齎(賫)核酒來、衾褥(褥)器用、件件齊備、午未二

剗、坊官內官、本城兩臺、於大房小房、有戶、
通出入處、悉緘紅封、跨其兩枝、門仍可啓、
名色也、先三日正街兩傍、五府撥禁軍、戎
裝執刀、齊眉對立、自大街大明門至地壇
約三十餘里、約用軍士六十萬、中澗四丈
為街道、稍有高低、俱填平滿、上復鋪細黃
泥、人不得行、墻壁窓牖壘林紅紙紅紙、一
切街巷街賣、堆當戰軍、禁六畜行人、藏樓

上者為小飲、細語、勅諭者高腳蹕與口宣室、止人不停囑也、更兩馬駕先過、即太祖之神位、樂器如民間嗩吶、以二十四馬駕輦而行、執事人役、皆紅笠軍帽、隨後接踵、舉朝之勛戚文武璫寺金吾、燈光照曜、擁嘆咈騰、如浪潮湧、順行向北、無一逆行、亦無一刻停止、二更餘、南薄大駕過矣、萬火閃爍、塵埃蒙混、不甚辨五色、欲覘駕者

各養精蓄銳注闌日四臺、就枕求寐、至街坊
終宵喧鬧、與馬不歇、初六黎明、馬駕先四、
即淮以降、即徹行旋廟、朱鉞黃麾、錦旗繡
幢、約千餘人、少預日八象滿跚而來、霞帔被
身、寶帶圍腰、大小明鏡、垂懸項側、背負洒
金、朱漆胡蘆、巍然雅步、故為震蕩、其音珊
珮、鏗鏘鏘、令人喝采、以為喜、過此勢將極鬧、
報入大內之飛騎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

戎、儀衛各為飭駁、坊官甲長復洒黃沙、裡
将騎逐伍比戎轄屬兵丁、侍立對偶、凝儼端
肅、如土範木樁、千官百長、介胄班行、甲馬
伏仗馬、結隊鵲立、各依位次、各執器械、旌旗
辟易、劍佩雍和、黃金肘後、白圭腰垂、時旭
光初出、目力渴燥、一物一事、情與神會、如
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也、祇見自北而來者、
天樞地軸、日幢月麾、山旌海旆、鼓鼙金精、

寶頂九簷、深傘、珠纓聯結、重繡鼓吁悠遠、節號綿長、朱棍藤條之甲士、提鈴喚號之紅軍、介夾其間、又龍旛鳳帶、虎纛豹尾、青萍朱戟、金鉞銀牙、鐙杖骨朶、响節儀鍠、奚曹萬對、人各捧一行、隊隊、簇簇、偆偆、鼓從履出、氣從鼻息、送闐簫鼓韶之奏、中和之樂、餘響先聞、觜[皆]雜入耳、華其器而華其器飾、選其鼓而選其人、不幾[知]千百偶、跨馬

行奏、過此皆為宮扇方圓正側、長短橫斜、
制度不一、粉白玄青、嫣紅閃綠、色澤各別、
龍翔鳳舞、掖織針繡、至於日月鏤銘、山河
繪藻、彪虬飛走、仙佛誰雖奇、風雲聚會、金片
銀絲、形變萬端、工奇百換、接見碎寒、蓄香
諸具、商彝周鼎、金猊碧壘、與夫獅屛晃
崔供置尊崇、几案捧拚、貴執寺瑞、雖來未可
云萬千、而過目不了、位但見氤氳升天、光浮

燦爛、綢幕原非入臘、閒馨絕不聞香、此外傑
國貢獻、又異方奇料合成層者也、至軍器特
臨、又作改觀、弓弩鈕戟、明爗炫奪目、復累千
成隊、集對多儀、有云凡近鑾輿之斧鉞、皆
木質金裝、以備美觀、事未可知、殺漸嚴、
玉輅大輅、步輦象輦、皆黃絹為幌、有兩墨
色曲柄小傘在前、為朝廷所坐、大鼓旗纛
在後、按步疾行、如水面平移、下用一百六

十輿夫、肩背無高下、三星里一更、其力前有數
十中消扛捧金龍紅橋一座、為輦前升降
所有由、前後兩傍宮扇斜掩、羽葆幢对障、沘非杜株
觀不可、後則内竪貂璫、擁護追隨、如紅雲
蔽天、更不知幾千百乜、龍輦塵遠、兩衛萬
戶、漸次開闢、主客賔朋、征逐四散、如春社
酒闌矣、

好奇滋獘

癸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崇禎帝於大雪中、御皇極門、朝儀已畢、聖駕不興、異之、乃召吏兵二部堂上官、宣諭曰、文選職方、文武用人之地、今文選沈(用)自彰、職方用張法孔、兩尚書承旨、聖駕方旋宮、不知沈張何如人也、亟查履歷、沈為辛丑進士、字方揚、戊辰年以同鄉致仕、本京人、猶在二

十七日見朝、二十八日涖任焉、張為庚戌
進士（字九卿）、丁丑年以四川左藩拾遺者、雲南人、
存亡未卜、方郎現有王永積、竟不為永積
地、另銓一人矣、十二月初七日召对兵部
堂司官為司禮東（秉）筆、王之俊弟之仁、欲浮
浙江總兵、大小司馬、乙延挨一年、之俊促
聖駕、臨大（中左）門、成其事也、傳下喚職方司郎
中、時鄉几上乙粘張法孔名字、不顧雲南

遠在萬里、王永積承音䟽、上問曰、浙江廣東兩省總兵、為何許久不推、永積震恐惶悚、操吳音對曰、無功夫、聖上、復曰、浙廣兩地、雖係腹裡、總兵、原一相日不可少、着即推上來、又復言曰、着即日就推、如是便退、無甚過責、時為上午、至申刻忽接嚴諭、下部會推、總兵爾兵部緊要事、何云無功夫、且無功、夫三字、是何言語、着回話、此王之俊

又恐兵部將之仁事聞置、聖上大爲所朦
朧、即此上諭、未知會經御覽否、王永積無
桼、當晚三吏、同堂、同官科道幾人、會推具
題、浙正則列王之仁、廣正則孫某、陪爲宋
驤、聊舉職級近似、不知其爲誰品者、停內
六日、浙點正推、廣點陪推爲、雖亦不測、聖
上囘囘覺其中人之故也、宗係鳳陽帶衡衡副
總、一文不破、天降粵鎮、亦夢想所不及者、

至沈張特用之由、方岳貢初大拜進閣面
聖、以小摺開天下清官二十人、沈張承首、
故有二十六日之面諭、又楚人言此沈張
兩位、一為方禹修文主諸生之恩主、一為禹修
自為諸生時之恩主、原非為無耳而發、
庚辰科廷試放榜後、召對二甲進士現
相貌質辯欽定四衙門、即日到任、
簡討原部蜀改四人姚宗衡、萬世振、孫一脈、劉

瑄、
原知州改二人趙玉森、嚴仏祖
六大科原部屬改三人夏國柱、黃雲師、胡周南原知
州改一人周正儒、
十三道原部屬改四人馮恒登、陳羽白、魏景琦、
陳純德、原知州改一人吳邦臣、
吏部原部屬改一人驗封司董國祥、稽勳司顏
渾、
兵部原部屬改七人武選司葛奇祚、職方司張

朝綎、蔡線明、田有年、武庫司盧若騰、錢

志驕、陳纁（廣知州改一人）呂陽、

公座爭執

崇禎帝差司禮監張彝憲總理工部、時司空之員、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衙門公座次序、中則尚書、傍兩侍郎禮也、今又奉差總理、似宜另設衙門、臣部無兩書尚書之理、奉旨切責、謂工部營造皆軍興重務、彝憲總理、正須日夕同堂官司、查核料理、豈容另設、仍閑推諉、弘圖又以體統禮制所關、

疏凡七上、終格不允、婁憲限日到任矣、弘圖於兩日前修葺公座椅桌、椽以不乾之油漆、一堂兩侍、椅桌儀存、其如不可以衣冠就手腕按何、婁憲無奈、於川堂後升座、舊小倚桌、無陪無侍、一人獨到任焉、弘圖於是削籍、聲稱亦大著、又寵用三科武舉陳啓新特授吏科、給事中、時掌科福建人、顏繼祖上言吏科祖制、諫臣七員、其公座椅

業亦七副無容增減從來新授科臣到任必共陪坐其間新舊座次必上項其原缺從未有空位無敢越次祖制體統然也今科臣七人適又盈濟皇上欲添設一人到合科劾禮部撥制戶部發價工部差工造成椅桌一副啓新方得安身於科房從取奉甘舊套該部議奏而已若候三部奏覆啓新畢世不得入科官心殷熱又聽班役懲

通、胃昧而来、繼祖七人、先為據坐無公業、科廊甚窄無隙地、啓新無祭、聊取低臺馬攙、挨層側座、繼祖與六人、俱正位面西、謙論不休、啓新默坐半日、無一人與接談、長安中一時稱快、此皆十年間事、在陳啓新既登首垣、宜以軍國大政開談、或恭一大貪大好之八座、以見半載、數日間喋舌寒蟬、平素無積蓄可知、時為祖陵地陷土坑、

嚴諭廷臣禁止宴會、穿素服、彼獨遵知制、不茹葷酒、朝服煖耳、俱以青布為之、然人猶有嚴憚之意、一日忽具目擊駁奏一疏、謂令早入朝、時當五鼓、見科臣章正宸赴筵席散、打恭上馬、身臨禁臣、先為不遵聖諭、恣情酒食、宜加處分、以儆官邪、旨則着其自行回話、章正宸奏曰、打恭上馬有也、非席散送客、飲酒一杯有也、非赴筵數賓、

啓新但見微臣片時酒意、而未審微臣從前之謹恪也、臣量洊滴一杯、覺醉、臣心最小、每當朝期、五夜不寐、趨朝太早、知朝門未啓、於素不識面之家、跨立片時、霜寒露冷之甚、見桌上有酒、偶飲一杯、聞有環珮聲來、待漏有人矣、急趨出戶、適遇啓新、以實事告、臣以實情奏、兩無欺也、但貪杯兩字、臣不免耳、奏奉聖旨、姑免究、自此以後、爲

滿朝人窺測底裡、不過三家村伎倆、與乳口臭之識見、帝實誤用、天垣寵錫、負乘貽羞、後以匿喪拿究究、逃天入海涯、亡國而止、

孟夏護四日

癸未年四月初一日、日有食之、是日雨後初霽、天清氣朗、最為和暢、百官護日、在禮部大堂之月臺、堂係坐東向西、官皆側立向南、其竚立前後、照朝班品級、周宜與站第一班之第三位、上二位勳臣也、簪纓珮笏、朝服朝冠、儀同丹陛、欽天監堂上官、報蝕之次第、每一報、站班官皆叩拜、恭謹端

莊、以候明復、在辰之下刻、與巳之上刻、為時頗長、周宜與時側其旁於額以測望、又指點形似以示衆、謂之曰和易近人、訕之者亦可曰天、感（嚴）罔忌、至左右與淺之就言、蓋夫子右師往弔、兩言盡之、可見千百世以上之人情與今日同也、惟冢宰鄭三俊則站第二班之第一位、白鬚鶴髮、卓立如山、敬慎之思（思）、徽於衣表、自初至未、未嘗寸

步移、少於袖、穀然截然之象、望而知與型
大老、第五六班之部屬前不能攀援、宜與
遠接一談、後皆為教坊司嘖吶、與鑼鼓喧
闐、同班中亦嘈雜讙嚷之極、人衆語煩之
故、堂之東、與川堂、皆叢聚僧人道人、約五
六百、唪經殺、未（木）魚殺、如野田中百萬青蛙、
耳為之聾、報復明後、仍四叩、易吉服（服）、大宗
伯林欲揖、時年雖八十六歲、耳目行動間、

絕不作老狀、肅就主位、揖進升堂、金玉橫腰、絳緋奪目、威儀態度、登降祥和、秩々躋々彬々雍々之極、自宰執至卿貳、不下三十餘位、一朝耆舊具在也、誰知明年此日李自成盤踞皇極殿、牛金星叫號宗伯堂、一片清涼、竟成炎海、今日面日叩拜諸人、竟有一半在內、仍是奔馳不遑、真所謂廉恥道喪、人心皆昧、終古如長夜矣、

稟擬部覆

永平府北鄙一帶、右古曹墻等處、皆衛邊督撫道鎮鱗集櫛比、至周密也、崇禎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墻子嶺汛將、聞日餘壽誕會飲、致北兵入保大廣河間報陷、兵垣曾應選時最錚錚、首建策航海攻心等事、謂造船三千、選兵六萬、登萊度岸序渡入三韓、在內知之、必速歸救、實勝算也、端揆稟擬

奉旨下部、嘉計畫之妙、制敵之奇、該部看議速奏、此疏到科、例應分抄、工兵二部、時少司空陳必謙署篆司官、呈覆曰、科臣建策安邦、臣敢後時供令、但會典舊例、因兵事典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後、令計造船三千、裝載秔秫六萬、踰海收功、其船隻臣部應議造船一千五百餘、乞嚴飭兵部協力襄舉、以便揚仇帆云云、端揆票擬奉旨下部、

准照會典、着同兵部分頭起工、而擔責料費、半卸於兵部、兵部照估計、營造、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千隻、該(每隻)銀二千、其應支六可(百)萬、因上價值疏曰、舡用航海、內又屯兵、須萬分堅國(國)、臣部與兵部朋肩營造、亦需三百萬金錢、奈令外輸(輸)逐梗、內藏洗竭、日夕躇躊、事又在必行、計有河南開封歸德等府、積入(欠)本部料價銀五百萬、合將此項聽

匡那借、以為造舡工本可也、時河南等處城郭人民蕩
析無存、端撥粟擬奉旨下部、特嚴馬上差人、
限日起解、哄勸軍國大事、依允其借以供
造舡之費、工部移咨兵部、謂奉造舡航海
攻心、懇挪貽本部料食工價、估計銀三百、
萬兩、今限日起工、置辦需候、乞早為撥付、
萬毋稽遲、致悞軍機等語、時大司馬張國
維號玉筍、方日夕召對、慮禍不測、方司業

聖、亦照工部覆奏、曰用兵造船、在部自應趨先、但三百萬金錢、非撫指可就、臣部庫藏原無積儲、況金外解阻絕、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臣查鳳陽徐州等處、積欠臣部馬價四百餘萬兩、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部撫看（眉）此條現在正額、無頒發處、更欲需遲數月者、時鳳陽等處殘被破、馬鵝無存、端撥粟凝、奉旨下部、允其督催鳳陽馬價、立限起解、即日

撥付、工部、協助船工之費矣、工部初意、欲向兵部撥移幾萬、為賞軍募士等事、別項支用、兵部不謂兵部亦奉諭旨、止照題覆旨意、付一空文、竟同本部之游戲、閑談、乃乞情大司農回咨、謂山東路梗、刻刻有庚癸之虞、自救不暇、轉叩閩鄉人以動王四集、閩藏與庫肆皆空、乃告窘於江米卷紬居各商、令執事與本州縣官庫充銀應者及百

上下書簿而已亦以零星而止時為閏十一月中旬山東連破東兗二府州縣在所不計造船工價兩奉諭旨毫無着落事則究歸工部又恐建議者臣責其泄泄從事乃為脫卸之謀以神變化另上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有成議奈九門晝閉工商畏(畏)足油釘板木無從晉(置)買工匠船工亦無覓顧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如之奈何即

造於津、造於通、奈路絶往來、無從下手處、為今之計、臣部適題都水司主事、前往淮安船廠、督造漕船、合無勅令帶往廠中、則物料現備、匠工叢湧、計日蒞任、可以指日造成、省臣不徒托空言也、端揆秉擬、奉旨下部、又允其就便鳩工、課督營造、著另加勅以重事權矣、時屬十二月初旬、聖旨與部覆、將三千號海船、並未給付厘毫資本、事

己責在船廠主事一身、若非金蟬神脫、寧不畏科臣糾揭計囿有最玄虛而切理者、談之侃侃、聽之鑿鑿、更非若司馬司空之畫餅充飢、其疏言曰、造船攻心、者臣妙算、同仇之恨、素所蓄心、但臣所督造者、由聞運糧、腹裡之船、非衝風破浪航海之船也、海船與腹裡、板木不同、釘鎝不同、帆舵不同、索纜器用不同、操駕運動不同、今欲造

此、必須資材於閩廣、營造於海崖、嵩勅彼虞兩換、勒限督程、即從海上駕往、而兆震起固威、實覲中興盛舉、國材國地國人、理勢之所必然、非敢睽外視、卸艚避也、端揆眾擬、奉旨下部、佳准移勅兩廣總制、與福建巡換、着即選材集匠、計日報工、以抒西北之憂、京師倒懸之急、舊例臺省奏疏、不踰五日、得旨、報部屬言事、定須候旨匝月、此

旨得之於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勅移洛、又為二月終矣、是年九月初、閱廣兩院、沈猶龍、張肯堂、會疏中、極讚省臣之策、極妙、後言臣等拮据料理、虎(庀)材與各(谷)、選工蛋戶、一勞永逸、洒雪從前為皇上煥中興之業、省臣建不世之勳、正在造船奮往、以無容中止、但令北地寧謐、海宇澄清、閩粵荒殘、难堪重役、造船浩費、極為勞民傷財、

不必行可也、端揆稟擬、奉旨下部、聖旨是臺胥(省)之條議、部覆之覆核、與內閣之稟擬、相為游裁(戲)、以度歲月、當宇(宁)一席、直傀儡耳、

讀往錄上卷終